

周

書

冊三

周書卷十八

唐

令

狐

德

茶

等

列傳第十

王羆子慶遠

孫述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

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
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
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
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
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
入城羆尙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
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
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
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
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狙子安得過太祖聞而
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
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
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

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

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
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軍事所有
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
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
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
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
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
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
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
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
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撝蒲取之物旣盡太祖
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

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害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壘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

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礮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

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

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尙書子秉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周書卷十八考證

王羆傳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北史作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

持一白挺大呼而出○北史此句下卽載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二語下方載敵見驚退逐至東門文帝聞而壯之與此不同又通鑑從周書不從北史北史以兩事合爲一事訛也

獍子安得過○獍北史通鑑俱作貉胡三省通鑑注云貉子曰獍

臣文淳

按貉

子曰獍獍未可以言貉也

齊神武遂不敢攻○此句下北史有後移鎮河東語本傳失載

臣文淳

按下有

未幾還鎮河東句其爲遺脫無疑王羆一傳以北史較之脫訛甚多但無善本可考姑存其舊

子慶遠○不當另自爲傳當依北史敘於羆傳之末

王思政傳太原祁人○北史此句下有漢司徒允之後也七字

子秉○北史作子康

周書卷十八考證

下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

周書卷十八

周書卷十九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爲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爲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

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成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邛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

悉虜其衆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太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尙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邛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軍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

慚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峻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恠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略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爲百姓所戀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基車騎將軍渭南

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戶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